

那是前天排队接受肺部检查时认识的，三十来岁。当时的她排在我前面，与她的丈夫絮絮叨叨地好像要反悔开刀，一脸的纠结。问了她的情况，是肺部结节，但不大，刚刚满6毫米，属于可开可不开边缘。再细问，是去年体检发现的，但是一年来没有变化。

“如果是我，就不开。”我几乎脱口而出：“既然没有长大，干吗吃一刀？等它长大了手术还来得及啊！”我说这话的底气来自陈海泉对我8毫米尚且“保守察看”的诊断，可是那女孩更加纠结了，抬头看看她的丈夫，又回过头看看我，好像找到了声援。“好怕！”看来，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我是不是会干扰人家的决策？于是赶紧补问：“那你住进来的理由又是什么？”

“因为结节处于休眠期，所以开了预后影响不大，再说，如果不开，每年要好几次CT，对身体损害也大。”哦，她是一位B超医生，知道X射线的危害，但会不会同时也放大了危害？

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一点女人常常不容易做到。但是就她的状况，其实无所谓对错，手术还是暂时不手术，怎么选择都是对的，关键看自己的性格和价值判断。只是如果选择了一，就不要思念那个二。我把这个道理跟女孩说了，她丈夫连连点头，女孩的脸色稍有平缓。

这是什么菜？我到了这个时候还能海人不倦？

今天中午在电梯门口听到有人打招呼，一看，是她丈夫，他告诉我女孩手术刚刚结束，现正在苏醒阶段，他们在电梯口等着接她。我正忙着明天手术的准备，我说我会下午抽空去看看她，继续鼓励一下，同时也从她身上看看明天的我手术后会是什么模样。

再见到她时她正躺在病床上迷糊着，麻药余威犹在。她丈夫叫醒她：“有人来看你了！”“嗯？”她以为是娘家人，半睁开眼眼睛，看了一下我，有些茫然，不认识。

“忘记了？前天一起检查的，鼓励你的那个爷叔。”哦，她记起来了，露出一丝勉强的笑意，满是疲倦的神情。

“好好休息，开了就没事了，吃点小苦头，隐患彻底消除就放心了。”我的腔调像她的父亲。她丈夫赶紧补充道：“这位爷叔与你生一样的病，也要开刀的。”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听到这句话，女孩再次睁开眼睛朝我发出一丝笑意。

“我明天早晨手术，我先告辞了，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早日恢复健康。”她又点点头，嘴唇微微吐出两个字，听不见声音，看嘴型好像是“谢谢”。

“没问题的，她年轻，你放心吧。”跟她丈夫道别，我就告辞回到了我的病房，明天的此刻，我会和她一样。

再以后，我一共见过他们夫妇三次。第一次是她丈夫，在我术后当天的下午来看我；接着是她，在黄昏起床携着挂瓶游走时来探我，带着甜美的笑意；最后就是她术后第三天，也就是我术后第二天她出院时来与我告别。这三次我都虚弱着，不能起床。“祝你早日康复！”女孩已经穿戴整齐地站在我床尾，向我招手。我点点头，伸出拳头向空中挥舞一下。同样的场合和境遇，一个小小的表情和动作都有着巨大的鼓舞和会心的认同。

再见，未知名的女孩。年轻的你只用了三天就基本恢复了身体，我则用了足足五天，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战斗等着我。但是，那彼此鼓励的眼神和传递的温暖会一直发酵，让人觉得灰暗中的光亮和美好。



斯里兰卡是个农业国，也是自然生态保护最好的国家。我们乘坐了五个小时的大巴，来到了米内日亚国家森林公园，进入公园之前，我们换上了一辆敞篷吉普车，吉普车两边有两排座位，为了防尘防虫和防晒，我们涂上防晒霜，驱蚊液，又戴上口罩，据说森林公园里栖息了许多野生动物，于是在高温三十多度的烈日下，我们乘着吉普开进了茫茫的原始丛林。

车开了半个多小时，我们进入了一片湿地，也可以说是沼泽地，因为地上根本就没有平坦的路，吉普车就沿着以前车辆开过的车辙碾压过去，一路颠簸着向前，司机特大胆，车子开得飞快，经过草地，冲过泥潭，涉过水塘，坑坑洼洼，

旅 游

每周去一次菜场，即使酷暑严寒仍“乐此不疲”。拎“菜篮子”虽烦，所幸有买菜的知识可学、有趣闻可记。

喜欢金山北区菜场者，是为批发价，但算上多用的交通工具、多跑的路程、多消耗的时间，可能就是买最贵的零售价了。以菜价而言，北区外，梅州菜场便宜点，但摊主面孔记不牢，缺乏知根知底的互动，容易犯性价比错误。有次买带鱼，看上去鱼身饱满、鳃红珠黑、非常新鲜，买到家里却“华丽转身”，百思不得其解。蚕豆上市，吃本地豆3粒一节，但遇到陌生面孔，摊主会强调抢先上市的4粒一节是新品种。这样强调，除价格可推高外，还锻炼了他们的推销口才，只是我等不善坚持原则的好豆人，被蒙在了鼓里，因尝鲜而屡屡中套。现在偶尔去距家较远的梅州菜场，大都在离家最近的辰凯菜场履职。

十多年下来，逐步形成了独步辰凯菜场的经典路线：从菜场东首入，从中间正门出，其间经张家鱼摊问鱼问虾，在那位有点书生气的本地菜农处购菜，经杨家豆腐摊买素鸡或豆腐等等。随后记得买二三斤鸡蛋、一斤馄饨皮什么的。且学会了讲成

房，联排别墅里七八十年前就住着各路精英和大亨，40号

百年天平路

黄政一

现在每当坐上926公交车，我的心情就会莫名其妙妙的激动。当车子慢慢地从肇嘉浜路转到天平路上，慢慢地行驶在安安静静的马路上，过往的那些挥之不去的点点滴滴的事体就会出现在眼门前。可别小瞧这条小马路，历史文化底蕴蛮深的，马路原来的名字叫做姚主教路，姚主教名姚宗李，他是法国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会士，他为上海留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另外一个 是余山顶上的教堂。30多年前我还爬山去看它，那时教堂门大开着了，无一人。马路两边独栋洋

观象历险记

吴 毓

的车被拖拉了出来。一阵惊险刚过去，前面又横出一条小河，看着前面的吉普冲下去涉过了小河，我们的吉普开了下去，我的心也提了起来，随着“突突突”地一阵启动，我们的车终于顺利通过了小河。

虽然一路艰险，但我们看到了许多可爱的小动物，飞鸟，水牛，那些结伴而憩在草地的白鹭成群地出现在眼前，一道可爱的景观。此时一条漫长而宽阔的蓄水池也进入我们视野，岸边有几头悠闲的大象，大家一阵兴奋，都站立起来，车子也停了下来，大家纷纷拿起了相机手机，对准了大象。仅有的六头大象，并没有什么特别，也不壮观，但经过

买菜杂记

冯 强

本、讲质量、讲效率，已然成了买菜人中的老师傅。

老师傅时常光顾临街的张家鱼摊。张是浙江人，却已在本地买了房子，安居乐业。他妻子眼神特别好，只要你经过摊位，不管是否停留，也不管正忙得一塌糊涂，总能发现你，并高声与你招呼，颇为好客。有年买六月黄，第一次买，壳薄肉嫩黄多，得到了家里赞赏，隔了一星期再买，却被她“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今天蟹不灵。卖菜的基本功是“王婆卖瓜”，鲜有说自己“不灵”的，这次总算遇到一个。就在此在这点买鱼买蟹。其实，相比而言，本地人菜摊会受更多青睐，菜有糯粳之分，本地菜糯性的多，只要说是本地的，号召力便大大增加。我买蔬菜的定点摊位也就一两个，买本地菜是首要原因，那个五官端正、一口本地话、书生模样的摊主，我猜年轻时一定很受女孩喜欢，现在受欢迎的是他的本地菜。我从他那里买得卖相难看的青菜、荠菜、土豆，却总比长相出挑的要好吃得多，久而

房，联排别墅里七八十年前就住着各路精英和大亨，40号

拉屋里厢我都应邀去白相过，但伊拉住的房子等级相差老大，有位同学屋里厢是烂泥地，有位同学屋里厢是钢窗地板……我觉得当初这个地块的开发也是五湖四海的人圈了大小不一的地各自为战，先下手为强，而高楼与矮平房子里的人进进出出朝夕相处倒也基本上相安无事。关起房门依过依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

这个弄堂越往里走给我的感觉一是很大，二是四通八达，我晓得的通达广元路的出口就有两处。一条弹路小道还七转八弯，我当时放学回家经常放着天平路大马路不走宁

我最熟悉的179弄，我好多同学住在那里，伊

久之，从他那里学到了本地菜糯性的道道。他在收钱上也有“糯性”，有次零钱少带了，他坚决地优惠了我一元钱，钱小、气派大。那个一刀切豆腐总是2元钱的“豆腐西施”，那个边哼小调边卖鸡蛋的小哥，还有那个时候常叼着烟卷斩鸡的卖冻鸡老板，只要他们一开口，里面全是菜的知识，冷不防，还夹点生趣经，夹点做人的道理。仲秋将临，在菜场买菜的诸多学问和门槛随季更换，它像流行音乐，听的人不同，听出来的味道也大不一样。

这里所说的装饰，是指英国城镇建筑物内外的装点格外有诱惑力。装饰物本身要美，更可贵的是如何装饰、布置，如何精巧地设计得优雅，让物品变作品。

那些作为商店、住宅的房屋并不高耸，房型颇为传统，墙面体色也不亮丽，而五彩缤纷的鲜花带来了勃勃生机。众多鲜花装在各种吊篮、花盆或窗台前的木槽中，吊篮或花盆又被装点在各种显眼之处。创意来了：鲜花竟安插在皮靴中，让你想象出脚下生“花”的奇妙；鲜花被装点 in 自行车车轮的钢丝上，让你联想到人骑车穿行过花“海”的浪漫；鲜花“长”在被洗刷干净的垃圾箱里，让你意识到“曾经的废弃物”也会变得美丽……放入的鲜花大有诸种色调，同样是红的，也有粉红、橘红、紫红、玫瑰红等组合起来，多彩多姿、争奇斗艳。博眼球不只是多元的花，类似冬青的植物被别致地“拗”为盘旋的麻花型，安置在沿街商店门口。这当然吸引人的眼球。

拉屋里厢我都应邀去白相过，但伊拉住的房子等级相差老大，有位同学屋里厢是烂泥地，有位同学屋里厢是钢窗地板……我觉得当初这个地块的开发也是五湖四海的人圈了大小不一的地各自为战，先下手为强，而高楼与矮平房子里的人进进出出朝夕相处倒也基本上相安无事。关起房门依过依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

这个弄堂越往里走给我的感觉一是很大，二是四通八达，我晓得的通达广元路的出口就有两处。一条弹路小道还七转八弯，我当时放学回家经常放着天平路大马路不走宁

七夕会

近两小时的坎坷起伏颠簸，惊吓中终于能看到野生大象，那种感觉非同一般。

车又启动了，在经过又一阵颠簸，我们又看到了一群大象，有近二十只，母象带着小象，悠悠地卷起地上的杂草嚼着吃着，大象周围围着许多白鹭，我们观察着这些白鹭为何要跟着大象，原来大象在吃草时会翻起草地里的 小虫子，白鹭可食之。所以大象走到哪，那些白鹭都紧跟着，互不相犯，看到它们和谐相处，我真正感到了大自然的无比神奇和壮丽。

吉普车开启了回程之路，辽阔的湿地一望无际，我们经过一番的磕磕绊绊，又来到了那条小河。这时天边响起了雷声，要下大雨了。



菊与蟹 (中国画) 方力伟

装饰迷人靠创意

叶 康

室外要装饰，室内的装点也有讲究。那天我们在曼彻斯特入住个不大的旅馆。第一印象给我们不好，因为进大堂所在的第一层要走台阶，没有电梯，我们都有大包小行李，十分不便。旅馆接待方派了高个小伙来帮忙，可他也忙不过来。等我们进了大堂，顿时都蒙了，这是旅店，还是图书馆阅览室？色泽柔和而别致的枝型吊灯下，四面墙壁

顶天立地都为书架，层层叠叠、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沙发围在壁炉和书桌旁，地毯色彩宜人，再多的人走也没有响声。如此浓郁的书卷氛围，一下就把我们的烦躁冲到九霄云外了。

等我们坐在沙发上等候拿房卡时，有人发现写字台桌面上摆的大部头书是真的，四周墙面很齐整的“书架上的书”都是墙纸。可我们并不抱怨“被欺骗”，却认定是被感染了。淡淡地、自然地，我们产生了一种享受此地文化的自信，情不自禁要为如此优雅房间设计者的创意点赞。

可从这里串进去，因为蛮扎劲，有时会有点小意外小刺激，突然蹿出来一只浑身墨黑眼珠黄眼白中带点红的大野猫，或一只灰不溜秋的过街小老鼠，有时碰到一只大大的蜘蛛网，罩住脸上也是挥之不去……这里住着老欢喜我的李家伯伯，他是我父母的好友。他们住的房子也有一个比我家还大的花园，里边的大树主干之滚圆粗壮要两三个小孩才能合抱。一只大缸里养着几尾金

鱼，我每次去是必看好长时间的。一直到父母横催竖催十几遍“好走了！”才会不舍地与小鱼儿暂告小别。

李伯伯后来娶了一位教授的金干，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大美女，人漂亮穿啥衣服都好看，伊叫阿拉外婆一声“姆妈”外婆被伊惨倒，阿拉姆妈吃醋要到明朝，因为伊就是喊勿出这种味道。而外婆就吃煞这种学也学不了的味道。他们移居美国已几十年，现在也升级当了阿爷阿娘。

李伯伯送我一架三戟级飞机模型陪我成长了好多年，也羡慕身边的小朋友。后来这架飞机飞到父母的朋友的小朋友的手里。而再次拥有一架飞机模型那是2010年，未谋面却已合作出版了书时隔一年后再相识的天津好友福志

室外要装饰，室内的装点也有讲究。那天我们在曼彻斯特入住个不大的旅馆。第一印象给我们不好，因为进大堂所在的第一层要走台阶，没有电梯，我们都有大包小行李，十分不便。旅馆接待方派了高个小伙来帮忙，可他也忙不过来。等我们进了大堂，顿时都蒙了，这是旅店，还是图书馆阅览室？色泽柔和而别致的枝型吊灯下，四面墙壁

顶天立地都为书架，层层叠叠、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沙发围在壁炉和书桌旁，地毯色彩宜人，再多的人走也没有响声。如此浓郁的书卷氛围，一下就把我们的烦躁冲到九霄云外了。

等我们坐在沙发上等候拿房卡时，有人发现写字台桌面上摆的大部头书是真的，四周墙面很齐整的“书架上的书”都是墙纸。可我们并不抱怨“被欺骗”，却认定是被感染了。淡淡地、自然地，我们产生了一种享受此地文化的自信，情不自禁要为如此优雅房间设计者的创意点赞。

兄，那天他开车送我去机场的路上，突然告诉我要送我一架A320飞机模型，让我惊喜万分，这个意外的礼物被我小心翼翼地带回上海，现在它就静静地一直停在我家低柜上微微昂首着。

这次我是再也不愿它飞到他处。

那条弄堂里中段70年代初还开了一个很大的

公共食堂，一到饭点，里边是人声鼎沸，锅碗碰撞声不绝于耳，为了菜少少的争执声更是家常便饭。里边那

块躺在碧绿生青的青菜或鸡毛菜上的红烧大肉的香味鲜味至今难忘，回味无穷！而它的存在也没有几年。现在的原址已盖起了高楼民宅。住在里边那些原拆原回的老人们肯定也搭伙伙。而他们的后代就没有了这个福气这个便利。现在有些大的社区又重起炉灶，开起了食堂，价廉物美，10元一荤一素一汤，饭可续。而打着大饭堂、大食堂招牌的饭店正有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补短板靠诚信靠坚持，还靠你我他。

